

目次

第一章	秋染洛阳	1
第二章	雪飘长安	32
第三章	花雨凉州	69
第四章	泪涨灵池	106
第五章	魂飞大漠	142
第六章	梦醒敦煌	178

第一章 秋染洛阳



—

大唐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玄宗皇帝李隆基五十二岁诞辰之夜。

秋高气爽，晴空湛蓝，一弯银光闪闪的蛾眉月儿，在几朵舞袖般轻舒漫卷的纤云之间逍遥遨游。北依邙山，南对伊阙，城周长达五十多里的东都洛阳，上阳宫中的盏盏宫灯和三市一百零三坊间的万家灯火，辉映星月，交织成一片璀璨迷人的光海。帆樯如林，停泊着无数中外商船官舟

的洛河，闪动一河熔金似的光波，由西向东穿市区南部缓缓流过。流淌着洛河神女对曹植的顾盼眷恋，流淌着千古兴亡的不尽感叹，流淌着幽幽酒香、细细笙歌……

更鼓已敲三更，十四座重楼高耸、金碧辉煌的城门，依然畅开无阻。宽阔坦直、青槐夹道的条条御街上，尽情狂欢的人群，还在摩肩接踵，熙来攘往。一顶顶豪华的官轿，抬着峨冠博带，挺胸凸肚的高官勋戚，前呼后拥，仪仗煌煌而过。一辆辆精致的轻马车，载着珠翠满头、袒胸露臂的贵妇歌姬，银铃叮当，卷起一路香风。一群群高鼻深目、奇装异服的外国学子、西域胡商，也混杂在洛阳居民之间，南腔北调，咿咿呀呀，模仿中原口音，同大家一起联臂踏歌：

哎嗨嗨——喂！

八月五日佳气新呀，
昭成皇后生圣人哪，
生圣人……

这真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自从开元十七年李隆基采纳群臣奏请，将此日钦定为“千秋节”之后，八年来每逢此节，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解除宵禁，歌舞达旦。百官争献珍奇，群臣齐上贺表，朝廷酬宴三日，天下州县也无不铺排庆贺。

但是，就在这歌舞升平、举国狂欢的时刻，位居百官之首的中书令宰相张九龄，却独坐在相府内书房里，忧心如焚，凝神苦思。

一个读书人，十年寒窗，一举成名，宦海浮沉，官至宰辅，总该心满意足了吧。何况，躬逢盛世，国富兵强，只要安常处顺，就能做坐享清福的太平宰相。张九龄，还有什么忧愁不安的呢？

不，张九龄并非追求个人安富尊荣的利禄之辈。他虽然出生在边远州郡的广东曲江，但自小博学多才，十三岁就受到广州刺史赏识。考中进士后，又为宰相张说所器重，长期在朝廷担任参与机要、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职务。虽几度浮沉，屡遭谪贬，不仅未能将他棱角磨平，反而磨练出一副正道直行，仗义执言，嫉恶如仇的烈胆刚肠。此时，他已年过花甲，而且身体素来消瘦，却依然步履稳健，神清气朗，举止优雅。要不是两鬓星霜，三绺髭须，一点儿也不显老。尤其在庙堂之上论辩军国大事，向皇帝直言苦谏的时候，头脑机敏，言词激切，目光灼亮，精力还是那么充沛。

两年后，当他返回故里为母亲守丧期满复出被任命为中书令时，多么想辅佐皇帝，励精图治，像魏征、姚崇、宋璟那些贤相一样，干一番大事业啊！可是，此时的李隆基已不再需要贤明干练却难以驾驭的宰相，而只需要能帮他寻欢作乐并百依百顺的弄臣。不合时宜的张九龄一登相位，君臣之间就接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开元二十二年，针对仅仅按照资格选拔官吏的制度，张九龄提出一套革新吏治的措施。玄宗表面敷衍，大加称赏，实际不予支持，使张九龄的计划终于流产。

开元二十三年，河北节度使张守珪在与契丹作战中获胜，玄宗为了奖其军功，准备任命张守珪为副相。张九龄据理反对，惹得玄宗虽老大不满，但也只好隐忍作罢。

开元二十四年春天，张守珪养子兼部将安禄山军败丧师按律当斩。张守珪念其旧情，解送朝廷，望图赦免。张九龄铁面无私，批示：“守珪军令必行，禄山不宜免死。”谁知，玄宗一见安禄山，却认为很有才干，斩之可惜，下旨仅免去官职，令其带兵立功赎罪。张九龄上书力争：“安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而且，据臣所知，其人狼子野心，不杀必为后患！”玄宗提

笔冷笑，断然驳回了张九龄的意见，还嘲讽张九龄是“枉害忠良”！

可是，就在正直得近乎固执的张九龄遭到皇帝疏远时，他的副手——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李林甫，却日益得到玄宗的宠信。

出身宗室，排行第十，小名哥奴的李林甫，虽然不学无术，连“獐”、“璋”二字都分辨不清，却是一个口蜜腹剑的阴谋老手。他曾与为当皇后不择手段的玄宗宠妃武惠妃互通声息，彼此利用，暗中窥伺玄宗的言谈动静，出言进奏，很能揣摩到玄宗的心意。对张九龄等一班才高望重的同僚，他虽然十分忌恨，在暗中千方百计挑拨离间玄宗与他们的关系，表面上却曲意奉承，百般讨好。

年轻时确也曾经大有作为，因此自认为功业盖世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对自己的生辰历来十分重视；加之他生于洛阳，在洛阳祝寿，也想办得格外风光一些。心机过人的李林甫，自然明白玄宗的心意。于是，不仅将内廷梨园弟子和左右教坊的乐师舞伎，以及全国著名的百戏班子齐集洛阳，而且指派河南、山东各州县在民间征歌选舞，以备祝寿演出。同时，带头派员四处搜求种种宝镜珍玩，作为寿礼进献。可是，张九龄和他的另一位副手侍中裴耀卿却认为：关中久旱，粮食歉收，从洛阳到长安的运粮漕渠也因水浅而难以为济，皇帝才率领百官移驾洛阳就食，今年的千秋节，应该力求从简。结果，围绕着这次祝寿活动，在张九龄和李林甫各自代表的两派势力之间，又展开了一场扑朔迷离的明争暗斗。

七月流火，时当炎暑，百官就已在争献宝镜了。一月之前，就在相府的这个内书房里，温静贤淑的卢氏夫人，看看正在伏案奋笔疾书的张九龄，笑问他拿什么礼物去给皇上祝寿。张九龄停笔指指面前厚厚的稿本，神情庄重地说：

“寿礼指日即可完工。夫人要看，就请过目！”

卢氏夫人拿起稿本，只见那淡赭色的鹅溪绢制封面上，写着“千秋金镜录”五个瘦劲而秀逸的隶字。随手翻翻，却是一部长篇奏章，便不解地问道：

“相公！您怎么拿这奏章去作寿礼……”

“夫人，祸患生于安乐啊！”不等夫人说完，张九龄扶案而起，昂首望着窗外的云天，激切地说道，“别看四海升平，万邦来朝，可承平日久，久静必动，若不未雨绸缪，一旦发生不测，何以收拾？九龄身居相位，能不为国家谋长虑远吗？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为镜见得失，我这部《千秋金镜录》，记述前代兴废之由和当今朝政得失，总比那些铜镜更有用吧！”

夫人见张九龄如此看重这部稿本，就认真翻阅起来。全书五卷，所涉及的问题极其广泛，虽也引述前代之事例，但更多的是对玄宗皇帝近年来失政的委婉劝诫。翻到第四卷时，她不禁读出了声：

“……复又制十节度使，以总诸镇之兵，而府兵荡然无存矣……今节制之权，几重于京师，而禁卫之兵，久怠于邦域。臣恐日复一日，年俟一年，将来摇动边境，侵扰乡国，有莫可以常情测度物论几及者。……此虽一时兵甲钝弊之患，实国家百年无备之忧。有志之士，所愿早图——”

读到这里，卢氏夫人抬起头来，不安地注视着张九龄，不知说什么话好。对于丈夫的胆识，她十分钦佩，可是，伴随丈夫宦海浮沉所经受的恶风险浪，使她深深懂得：伴君如伴虎。立身庙堂，势必为众矢之的，一言不慎，就会招致不测之祸啊！

一直凝视着紫檀木花架上黄瓷盆中依绮石而栽的兰花沉吟不语的张九龄，对夫人的忧虑似乎早在预料之中。他没有转过身来，就喟然长叹道：

“咳！言词是锋利了点，可全是兴邦之言呀！节度使拥兵自

重，本弱杆强，势必尾大不掉——这不是我的一己之见，摩诘就多次跟我议论过此事呢……”

“摩诘是谁？”

“右拾遗王维，字摩诘——就是送这盆兰花的那位年轻诗人呀！你不是很欣赏他那首题名《相思》的七绝‘红豆生南国’吗？”

提起王维，张九龄的情绪慢慢平静起来。双目微眯，伸手抚弄着髭须，仿佛突然从眼前的盆兰里领悟到了什么奥秘。

卢氏夫人搁下稿本，也移步到花架前。这盆原产中岳嵩山的春兰，虽早已开过，那修长飘逸的绿叶，柔中透刚，静中寓动，还那么芳韵脉脉，楚楚动人！同灿若明霞、洁净如玉的奇石相扶相依，更显得风姿潇洒，气度不凡。卢氏夫人注视着盆兰，笑道：

“这王维，我原以为只是会写诗，会画画，还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琵琶。谁知他不仅才艺过人，对军国大事也很有识见。相公，给他一个从八品的右拾遗，恐怕屈才了吧？”

“嗯！”张九龄点点头，“我考察过王维的家世，他乃秦始皇大将王翦之后，祖籍太原，五世为官，其父王处廉任汾州司马时迁居至蒲州，才成为蒲州人。按其才学家世，做右拾遗是委屈了他。可吏部选官是按照资格依次录用，我虽为首辅，也莫可奈何啊！对此弊政我曾多次进谏圣上，这次在《千秋金镜录》中又重加陈述。如蒙圣恩采纳，就会广开才路了。”

卢氏夫人双手捧起稿本，兴奋地说：“好！就请相公早日将它献上，祝皇上万寿无疆！”

凝聚着张九龄一腔赤诚的《千秋金镜录》献上去了。结果如何呢？

昨天，在上阳宫宏伟壮丽的观风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百官和外邦祝寿使节，玄宗皇帝李隆基亲口降旨，对张九龄的忠直大加

褒美了一番。今天，在遍赐群臣金银彩缎的同时，玄宗的心腹大太监右监门卫将军高力士，却郑重其事地给张九龄亲自送来了一柄白羽扇——

这是一柄十分精美的扇子，天鹅翎羽组成的扇面，素洁如雪；象牙雕制的扇柄，脂润光亮。柄端是杏黄色的流苏，还系着一块紫葡萄似的玛瑙坠儿。在酷暑时节，它自然是主人的心爱之物。可在秋风送爽的日子，扇子还能派什么用场呢！……

现在，百忧煎心的张九龄，轻轻抚摸着这柄羽扇，正在苦苦筹划。注视着这由曾经搏击云空的雪翎所制成的任人摆布的玩物，他清醒地看到，自己离开相位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但是，他不想明哲保身，为保住相位而改变自己的操守。他只是想设法延缓一下那个日子的到来，力争办完几件紧要的事情，防止军政大权完全落到误国大奸的手里。他将要办的事列了一个清单，确定从这三件事入手：

一、尽快将右散骑常侍崔希逸任命为河西节度副大使一事决定下来。此事玄宗能否首肯，关键是对所空缺的右散骑常侍一职由谁继任，张九龄得同意李林甫的意见才行。河西走廊地处东西来往要冲，而又被吐蕃和突厥南北夹峙，丝绸之路的通畅，西北边境的安定，甚至京城长安的安全，都与其关系十分密切。河西四郡驻兵将近十万，节度大使一直由太子太师萧嵩兼任遥领。副大使驻节凉州，统兵镇守，独当一面，地位远非一个右散骑常侍的皇帝侍从官可比。张九龄权衡再三，决定以对李林甫的妥协来换取对崔希逸的任命。

二、劝告正直清高、向来瞧不起李林甫却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中书侍郎严挺之，缓和一下同李林甫的关系。以免自己罢相时，牵连受累，也被逐出台阁。

三、保护王维，千方百计保护住这个才华横溢而孤高气傲的年轻诗人，不要使他成为朝政纷争的牺牲品……

但是，怎样才能保护住王维呢？

张九龄绞尽脑汁，也没有考虑出一套成熟的办法。

“……摩诘！摩诘！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你有没有预感呢？你既然敢以精通佛理、足智多谋、博学善辩的维摩诘居士的大名来命名称字，就愿你能如维摩诘居士那般圆融通达吧！”

想到这里，张九龄手扶几案，自言自语，慢慢站起，活动了一下困倦的腰身，朝架上的盆兰发出一个无声的苦笑。

二

对佛家名刹洛阳龙门石窟来说，这天，也许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具有大唐塑圣之誉的大雕塑家杨惠之，以其老迈之身，经过近两年多的勤苦劳作，终于完成了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头顶两侧石壁上的大型浮雕。

昨天，他从高高的脚手架上爬下来后，就亲笔书写一份请柬，派寺里的僧人去洛阳城内延庆坊，邀请他的老朋友诗人王维来此相聚。对于他的这件得意之作，他首先想听听他的这位精通诗赋、绘画、音乐而才艺超群的老朋友的意见。同时，他还想借此机会，完成一桩萦怀已久的心愿：请王维给他的义女安可儿做老师。

安可儿是个汉父胡母的混血姑娘。她的爸爸叫安成祥，原是安西节度使帐下的一名从军琢玉工匠，在祁连山中专为朝廷雕制夜光杯。与杨惠之同乡同村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十分亲密。征召从军献艺后，同杨惠之一直有书信往来。后来，摔伤致残瘸了条腿，便退出军籍落脚到以产围棋出名的敦煌郡寿昌县，与一个波斯女子结为夫妻，靠制作石头围棋子儿养家度日。

那波斯女子，原是一个富商的小妾，跟着驼队，随夫经商，

往来于波斯到大唐的丝绸之路上，到过十多个国家。她聪明伶俐，见多识广，会波斯、康居、龟兹等国的歌舞，还弹得一手好琵琶。宫阙壮丽的长安，繁花似锦的洛阳，给她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使她对大唐文化无比倾慕。不幸，在他们驼队满载丝绸瓷器西出阳关穿越大漠时，遇到一场罕见的沙暴，驼毁人亡！只有她，奇迹般存活下来，流落敦煌，孤苦无依，嫁给了同是苦命人儿的安成祥。

这对苦瓜婚后的日子倒相当甜蜜。丈夫制作的棋子儿工艺精巧，供不应求；妻子弹奏琵琶的技艺很快名满敦煌，许多人家用厚礼聘请她去给孩子担任琵琶老师。而且，婚后第二年，就生了个粉嫩水灵的女儿。两口子乐得心花怒放，给孩子取名可儿。

可儿的童年，在微笑和爱抚中度过，在注视着黑白分明的围棋，倾听着美妙悦耳的琵琶声中度过。那时，大唐名将郭知运镇守河西四郡，开屯田、兴水利、广积粮、睦友邻，民富兵强，威名远播，突厥、吐蕃多年不敢侵犯，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凉州、敦煌十分繁华。和平的环境，安乐的生活，温暖的家庭，友好的伙伴，使这个聪慧漂亮的混血小姑娘，天性活泼、开朗、好奇而勇敢，同时还有点顽皮和任性。除了琵琶和围棋，她还喜欢骑马、击剑、滑冰、爬树，同男孩子摔跤，跟男孩子一道去戈壁滩上驰骋闯荡。可惜，好景不常！自从王君奭接任河西节度使后，穷兵黩武，贪图边功，与吐蕃连年兵刃不休。在可儿十六岁那年冬天，竟被吐蕃大将悉诺逻接连攻陷甘州、瓜州和敦煌，到处烧杀抢掠，洗劫一空！

可儿至死难以忘记，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当他们一家在喊杀声中惊醒时，窗外火光烛天，吐蕃骑兵已潮水般涌入寿昌县城。爸爸慌忙收拾起亲手雕琢的一只小玉狮子，妈妈将一部珍稀的龟兹古琵琶谱分藏在自己和可儿身上，母女俩各抱着心爱的琵琶，一家三口，仓皇出逃。逃到天亮，可儿在城外荒滩上找到

满脸是血的爸爸时，回头看看寿昌县城，白茫茫的天地之间只留下一片灰烬。妈妈呢？妈妈到哪儿去了？任可儿嚎啕大哭，喊破喉咙，只有疾风飞卷雪花掠过荒野。爸爸抓了把雪擦擦脸上的血迹，咬咬牙，拉起可儿，一瘸一瘸地加入了逃亡的难民队伍。

逃往哪里呢？父女俩商量，决定逃回中原投奔杨惠之。那年，他们一家三口去敦煌莫高窟拜佛时，听那里的圆通禅师说过，当年与吴道子一同拜大画家张僧繇为师学画的杨惠之，焚笔碎砚，改学雕塑，现在雕塑技艺十分高妙，人称“塑圣”，中原的名山大刹，都以能有他的作品为荣。安成祥思谋，去投靠这位老朋友，凭手艺找点活儿，总会把女儿拉扯成人吧。于是，父女俩相依为命，靠可儿一路弹琵琶卖艺，千里迢迢，来找杨惠之。

不料，历经千辛万苦，看看快要到达长安的时候，安成祥在泾州感染时疫，与世长辞。十七岁的孤女，剪下头上的青丝，安埋了爸爸，改扮男装，独身来到长安。她几乎跑遍了关中的著名寺院，直到去年冬天，才在洛阳找到了杨惠之。

浓眉虬髯、身高膀阔、生性豁达的杨惠之，虽然艺名盖世，年过五旬却尚未成家，还是孤身只影四处闯荡。在龙门，在俯首微笑的卢舍那大佛前，他不仅含泪收下了老友遗物玉狮子和半卷龟兹古琵琶谱，还决心要把老友的遗孤培养成一名琵琶演奏的高手。虽然他并不精于此道，但从可儿那出手不凡的弹奏里，他还是听出了生命的抗争和心灵的轰鸣。如何将这块璞玉雕琢成价值连城的碧玉呢？他想到了王维，想到了这位集诗人、画师、音乐家于一身的旷代艺术奇才。不过，他深知王维的清高孤傲，早在十九岁中进士前就因才艺过人而被宁王、薛王作为师友对待，画画弹琵琶从不收一般人作学生。特别是自从四年前妻子病逝后，意冷心灰，隐居嵩山，闭门以读佛经为务，要不是张九龄出任宰相，恐怕连到朝廷任职的事也懒得做呢！因此，他叮嘱可儿，先在龙门随他自学，耐心等待拜师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王维接到杨惠之的请柬，喜出望外。对这位比自己年长的老朋友，他十分敬重。两年前，他离开嵩山前往洛阳任职途经龙门时，杨惠之才指挥工匠绑扎脚手架。两年来，为了不打扰杨惠之，他再没有去过龙门。得到大型浮雕完工的消息，他好像是自己完成了一件得意之作，乐得手舞足蹈。忙派老仆去建春门外伊水边定了只小船，亲自邀约了妻弟崔兴宗和在嵩县任职县令回洛阳探亲的弟弟王缙，次日清早即赴龙门。

秋风送爽，空气那么清新，清清的伊水上飘浮着淡淡的晨雾。太阳还没有升起，王维一行就在建春门外上了船。双桨着力，纤夫呼喊，小船溯流而上徐徐南行，东西对峙状若天然门阙长满翠柏的两座石山款款移近。这就是龙门，也称伊阙。伊水从中间缓缓流出，两岸的山崖上，蜂窝一般布满了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来历朝累代所开凿的大小佛龕，十分宏丽壮观。小船驶入龙门豁口，就望见穿一领簇新红袍的杨惠之，领着一群弟子，站在西山脚下禹王池边的柳荫下迎迓恭候。

“摩诘！——”

杨惠之掀髯大笑，不称王维官衔，直呼其字。王维边应声边跳下船，吩咐老仆和船夫搬下两坛富平名酒石冻春，双手合十同杨惠之行过礼，将崔兴宗、王缙作了介绍，便在众弟子的簇拥下，与杨惠之并肩谈笑，携手缓步而去。

太阳从东山琵琶峰后升起来了。满山翠柏红叶掩映的大小佛龕，迎着阳光，一派辉煌。垂柳夹岸，绿玻璃一般的伊水，也悄然浮漾起一抹熔金似的闪闪波光。王维、杨惠之他们，没有观赏喷珠溅玉的禹王池，也没有去富丽堂皇的北魏名窟宾阳洞，而径直朝奉先寺走去。

这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宏伟的露天大龕，南北宽达十丈八尺，东西纵深十二丈三尺，是由武则天出资建造的。梵语意

为“光明普照”的主佛卢舍那，摩崖巨像高达五丈余，头饰螺纹发髻，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须弥座上。面目丰满秀丽，神情宁静安详，双眸含笑俯视，系模拟武则天容貌雕成。主佛两侧还有八躯摩崖造像，按弟子、菩萨、神王、金刚依次对称排列。在三面造像的中间，是一块石栏卫护分为两级的广阔平台。台下，是一条漫长而陡峭的石阶路。

年岁不饶人，一级一级爬上去，年过半百躯体胖大的杨惠之，已爬得气喘吁吁。王维却还是那么步履从容，心平气静，一口气爬上奉先寺平台，就朝杨惠之刚刚完成的大型浮雕前走去。

浮雕共四幅，分布洞壁南北两侧上方。其中一幅的内容是《维摩诘变》，刻的是维摩诘居士在家卧病，释迦牟尼派文殊菩萨前往探疾的故事。那妻妾簇拥，病容清瘦，半卧于矮榻之上，手执蒲扇，张口奋髯，滔滔雄辩的维摩诘居士，那奉命前来探疾，被维摩诘妙论慑服，唯有合掌静听的文殊菩萨，人物神情跃然壁上，简直呼之欲出，将王维的目光紧紧吸到了那里。

“太妙了！太妙了！”王维连声赞叹，“惠之兄，不是我当面恭维你：我王维要是能化作你刀下的一条衣纹，也是幸福的啊！你这才是铁线描，画师们用笔是描不出来的……”

也写诗也画画的崔兴宗，看看杨惠之，接口说：“摩诘兄并非虚美你，今儿我也是大饱眼福了！”

“来，我们一边饮茶，一边畅叙。”

杨惠之呵呵笑着，招呼三位客人来到平台边石栏杆前的老石榴树下。硕果垂枝的绿荫里，已摆好一张花梨木茶几和几把竹椅。客人们一落座，杨惠之朝平台东北角上临时搭置的芦席棚轻轻唤了声：“可儿！”就见一个姑娘，手端托盘，身披阳光，长裙曳地，飘然而来。

崔兴宗看看王缙，王缙看看王维；王维呢，双目直视，一动不动。刹那之间，三人都变成了杨惠之浮雕中的文殊菩

萨——

这该不是做梦吧?!

天下会有如此相像的人吗?

三双目光，将可儿从头瞄到脚，从心底同时发出一阵无声的惊叹。

这姑娘，那蛋圆的脸庞，丰满的身段，轻盈的步态，那青丝如云的双髻，顾盼生辉的眼睛，细长入鬓的娥眉，那鲜润的双唇隐含的妩媚笑意，眉里眼里透露的刚烈之气，甚至连那下巴上的一颗小黑痣儿，竟全与王维已故去四年的崔氏夫人一般无二!

“……摩诘居士! 老衲有礼——”

一声洪亮的呼唤，将梦中人唤回。此时，王维才发现，面前还站着他的蒲州同乡、身披袈裟双手合十银须拂胸的奉先寺老方丈大照禅师，便慌忙还礼。

大家让老禅师坐了首座。可儿将描金雕漆托盘搁到茶几上，揭开蓝花细瓷小茶坛盖儿，双手轻轻捧着递给大照禅师，让大家依次传递，欣赏品嗅。

杨惠之向客人介绍说：“这坛铁观音，还是春间一个弟子从南边捎来的，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就请各位试试我女儿的功夫茶吧! 水，自然是龙门出名的珍珠泉。可惜找不到橄榄核儿，用的是木炭火……”

杨惠之说了些什么，王维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从大照禅师手里款款接过茶坛儿，偷偷觑了那姑娘一眼，只觉一股淡淡的异香，幽幽扑进鼻孔，沁入五脏六腑。

茶坛传回可儿手中。她提来一铜壶开水，冲入刻着寒梅白鹤图的紫砂茶壶先温了温壶。再将温过壶的水，倒进紫砂茶船，然后手执茶匙和漏斗，慢慢往壶里装放茶叶。

王维转过脸去，注视着微笑垂视的卢舍那大佛，竭力避免去看可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姑娘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全映入他的眼帘，无法躲去。

善解人意的老禅师，拍拍王维的肩膀，笑谑道：

“能言善辩的维摩诘啊，一遇铁观音怎么倒没词儿了？阿弥陀佛——”

可儿一听此话，羞得双腮飞起两朵红云。抬头去瞪了老禅师一眼，不料与王维的目光又碰个正着，便慌忙低下头来。只是抿着嘴儿，悄悄地润茶、冲泡、浇壶……直到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将六只小茶盅儿依次来回注满，献到客人面前，才觉得胸口不再突突乱跳。

王维面红耳赤，也不知该说什么，只是窘迫不堪地笑着，端起茶盅儿招呼大家品茶。

“嗯，这孩子的茶艺不错！色味俱佳。”妙悟入微的大照禅师啜口香喷喷的清茶细细品着，转换了话题，“摩诘！你记得圆通禅师吗？老衲前年云游敦煌，同他叙起旧来，说与你还有同年之谊呢。”

这话题使王维摆脱了困境，应声回答道：

“是呀！他俗名文辉，京兆华原县人，开元九年与我同科考过进士。才学很好，却没有考中，愤而弃儒经商，后听说在敦煌落发皈依佛祖。当年，他随同出使安西的元二先生离开长安时，朋友们在渭城饯别，我还写了首小诗呢……”

“就是那首被大家称作‘阳关三叠’的《渭城曲》吗？”一直默默静听的可儿姑娘，忽然朗声问道。

王维未及回答，王缙抢先开口：“姑娘！你也会这首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可儿将这诗朗诵了一遍，羡慕地说，“从敦煌到长安一路走来，凡有水井的地方，几乎都有人在传唱。没想到，今儿还会见到它的作者……”

“姑娘！你也去过敦煌？”王维忙问。

“我老家在敦煌。”可儿的神情一下黯淡起来，“可也是‘西出阳关无故人’了！”

“唉！这孩子，命太苦——”

杨惠之仰天一声长叹，讲述起可儿的身世。听得王维三人大照禅师，都吁嗟不已。讲完后，杨惠之吩咐可儿，去住处取来她的紫檀木琵琶和那半部龟兹古琵琶谱，双手抱拳，向王维含泪央求道：

“摩诘！你我半世相交，如不嫌弃，就请收小女为徒，跟你学琵琶吧。这乐谱，难以通晓，也送给你慢慢研究。”

王维未置可否，双手接过可儿捧上的琵琶谱翻了翻，果然深奥难懂。他要来可儿的琵琶看了看，轻轻抚摸着光洁细腻的紫檀木背板上用贝壳镶嵌的七朵小巧的梅花，说：

“来，弹一首你喜爱的曲子，给我们听听！”

可儿兴奋地点点头，接过琵琶，将所坐的竹椅往远处挪了挪，转轴拨弦定好音，款款弯腰向大家行了礼，微微笑道：

“我要弹的这首曲子，是妈妈教的，她也不知道曲名儿。弹得不好，请各位老师指教！”

说完，落座，轻拢慢捻，挥洒自如地弹奏起来，那琤琤琮琤的琵琶声，便如一道清澈的山泉，从纤纤十指间流泻而出。不，这是从心灵中流泻出来的音乐，深挚、流畅、透明，弹奏者的技艺虽然还并不十分纯熟，却充满真诚，令人心醉的真诚！

但是，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呢？王维用心谛听，也没有听出它的曲名。雷海清、贺怀智、裴兴奴……长安、洛阳演奏琵琶的名家高手，王维都熟识；当时流行的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的种种曲目及演奏流派，他也了如指掌。他不仅在十九岁那年，以演奏自己创作的琵琶独奏曲《郁轮袍》而得到公主的赏识，被举荐考中了京兆府的头名解元，而且，在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后，还做过主管国家音乐活动的太常寺大乐丞。可是，现在，这位敦煌姑娘的

琵琶弹奏，竟使他感到新奇莫名。

显然，这首充满异国情调的琵琶曲，在倾诉一种痛苦的思念之情。你听！那左手发出的绞弦音，不就是冰河在炸裂？右手的连续扫抡，不就是春雷在轰鸣？一群白天鹅从云端而降，轻轻滑过湖面；刚出窝的小鸟，呢喃低吟；才吐芽的芦苇，娓娓絮语。离家远行的人呢，何时归来？一声声痛不欲生的呼唤震撼苍天，一种火辣辣的野性的美，一种赤裸裸的原始的生命力，震慑着王维的灵魂……

三

北临洛河的延庆坊，有个小寺叫法华寺，法华寺有座小楼，翠竹环绕，十分清幽。王维没有家眷，从嵩山到洛阳担任右拾遗后，就与老仆一直寓居在这里。

也许是多喝了几杯酒感受了风寒，那天从龙门回来，王维就病倒了。细雨霏霏，已近九月重阳，依然病休在家。奇怪的是，他白天往往呼呼大睡，晚上灯光却总要亮到半夜。而且，他一上楼，就撤去楼梯，不让任何人来打扰他。住在楼下的老仆心中纳闷，也不便多问。

这天清早，王维还没有下楼，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法华寺前滚鞍跳下一位官员和他的一名随从。这官员约摸四十来岁，身躯伟岸，膀粗腰圆，紫棠色方脸盘，额头宽阔，剑眉浓黑，双目炯炯逼人，满把赤黄的络腮胡子髯曲倒卷，令人望而生畏。他挥手命随从在寺前老槐树上系好马，低声吩咐几句，便手提马鞭，挺直腰板向寺里大踏步走去。

“摩诘！——摩诘！——”

他一边弯腰穿过竹影森森的幽幽曲径，一边高声大喊。正在楼前清扫落叶的王维的老仆，闻声赶忙相迎：